



九

陰

九

陽

金庸新著

九陰九陽
孰強孰弱
陰陽交合
稱王



空中忽然暴响几下，但见焰花炸开，绚丽斑斓，每朵焰花是一个字，合起来是“恭祝段世兄新婚大喜”，这九字在空中久久凝聚，良久方落。



只見弯腰驼背的老者手中捧着一截圓木，右手駢指如刀，向圓木上削去，但見一片片木片既薄且勻，如雪花般向三十六名羅漢僧打去。



段子羽拔出倚天剑，剑锋一扫，王保保
大好头颅飞起空中，劲中血溅了一墙。

第廿二回 举目天涯何惶惶

张无忌道：“当年本教与各派梁子结的何尝不深，但后来捐弃小嫌，共襄大举，卒将蒙古鞑子逐回漠北，不想近些年来旧怨重启，其间是非也非三言两语能完，今日索性揭过，一切皆从今日始，以前的是非恩怨且一笑置之。”

武当四侠击掌称道，不想多年不见，张无忌口才见长，识见亦卓。武当与明教本就相处安然，此次纯系为张无忌捧场，是以率先响应。

各派虽不热烈，却也暗下思忖，与明教对敌十数年，无不深知明教势大，先前不过因其内部不和，各自为政，尚且占不到便宜，现今张无忌重摄明教，明教立时如铁板一块，便是少林、丐帮也绝非其敌，张无忌仁侠君子，一言九鼎，倘能就此少一强敌，实属上上大吉，是以反应虽不如武当热烈，面上也均有赞同之色，只是积年仇怨涌至心头，一幕幕亲友师长伤折毙命的情景闪现脑海，心中百感交集，委实难决。

段子羽笑道：“张教主端的好利口，一言而将天下是非掩尽，倒似我中原各派无事生非，不自量力，专与贵教过不去。而贵教胸襟博大，自不屑与我等小门小派计较，一

并恕过，我中原各派倒要感激不尽了。”

殷野王听他语带讥讽，登时大怒，道：“本教与各派讲和，却不包括你在内，咱们的梁子有得算的。”

段子羽洋洋不睬道：“段某也无心与你们化解什么，有什么手段，使将出来便是。”

韦一笑冷冷道：“殷老弟，人家早是天师教的乘龙快婿，又是朱元璋的红人，刻刻以灭我教为念，当然不会与我们谈什么和了。”他几句话便将段子羽与天师教捆在一处，天师教近几月来倾力扫荡江湖，各大门派无不栗栗自危，以天师教为心腹大敌，段子羽与天师教的关系举世皆知，除百劫、史红石外，无不对之横加猜疑，大具戒心。韦一笑此言正中肯綮，端的恶毒无比。

段子羽自知此事难以剖明，也不屑置辩。百劫笑道：“韦法王只说出一端，司徒姑娘乃贵教左使爱徒，贵教与华山岂非是亲家？”

韦一笑登时为之语塞，张无忌本为息事宁人而来，接口道：“师太所言极是，本教与华山乃秦晋之好，些微过节自是不难消解。而今天师教崛起江湖，助朱元璋那贼子作恶，对武林各派蚕食鲸吞，大有统一武林之野心，武林各派岂可坐视，更应联手御敌，消大祸于初萌中。”

宋远桥笑道：“无忌此言是极，咱们江湖中人虽不涉足国家大事，但天师教蓄谋已久，其心昭昭若揭，必欲除尽中原武林各派而后快，我等岂可坐视其大，令其逐一破灭，束手而为臣虏。”

宋远桥一席话令各派悚然动容，均知他所言凿凿，无一字之虚。少林圆觉合十道：“善哉，宋大侠之言深合贫僧

之心，少林愿追随武当之后，张教主只消约束属下，不向敝派启斗，敝派绝不多生事端。”

崆峒三老当日在三清观吃足了张宇初兄妹的苦头，至今思之，犹心悸不已，崆峒派自是大表赞同。百劫和史红石沉吟片刻，均思不如与天师教公然对敌，免得段子羽夹在中间难以作人，遂表态赞同。

张无忌大喜，不料峨嵋与丐帮也加响应，笑道：“段少侠，华山一派意向如何？”段子羽笑道：“晚生小子，自不配与前辈诸侠共议盛举，我独来独往惯了，却也绝不能坐视有人荼毒武林，华山忝属侠义道，自不会因晚生一人而有违江湖道义。”

众人齐声喝彩，张无忌更是喜慰不胜，笑道：“段少侠有此胸襟，实是难得，本教与华山的梁子一笔勾过，再也休提。”明教先后两位掌旗使死在段子羽之手，范遥一身精湛武功尽数废在他掌下，死在他手上的教众更是难以计数，仇怨之深实属罕有，张无忌片言揭过，可谓豁达之至了，韦一笑、殷野王、唐洋等均忿忿不平，却也不敢违拗教主之命。

段子羽黯然道：“张教主，一人作事一人当，晚生执掌华山门户前的宿怨自可一笔勾消，晚生与贵教所结子至深，却只是晚生一人之事，与华山派无涉，张教主盛意，晚生实难领受，谁欲找场子，算过节，冲段某一人的来，无论胜败生死，均是晚生个人之事，以免有伤华山与贵教的情面。”

众人听他语音凄怆，大有萧索不胜之意，语中含义更是怪异，一时均不明何故，直感匪夷所思。只有司徒明月

测知其意，既不禁扼腕叹息，又是欢喜。

段子羽见众人茫然之态，笑道：“段某本无德无能，才智武功浅薄之至，当日蒙两位师叔错爱，推至掌门之位，实是才小担重，常有不胜负荷之感。每日战战兢兢，承蒙各派前辈厚爱照拂，总算华山派没毁在我手中。现今段某身处嫌疑之地，心迹实难剖白，终不能因段某一人而令华山侠义之名蒙尘，是以段某回派后，即向两位师叔辞去掌门之位，从此孤家寡人，浪迹江湖，诸位前辈的盛举恕段某不能追随了。”

言毕，拂袖而起，径回内堂去了。

众人无不愕然，他小小年纪在险恶江湖中闯出极煊赫的万儿，直将天下英雄压倒，大有一日中天，惟我独尊之势。不虞他为表明心迹，要急流通退，一时都震怔得作声不得。情知他言出必践，当着群雄之面说出，更是要锐意如此了。均扼腕惋惜，却也明白他何以将华山派与自己划得泾渭分明的语意了。韦一笑和殷野王也不禁为之唏嘘不止。

议和联手之事既定，复又闹出段子羽欲辞华山掌山之事，众人均觉他此举实为时势所逼，不免个个怀疚在心，人人了无心绪，纷纷作辞下山。

司徒明月早已随段子羽入堂中，见他宁定自如，也不强劝。百劫等送客回来，见他神色依旧，复又愕然，想出路劝慰，又均感难以措辞。

段子羽笑道：“师太，此事弟子久已蕴酿在心，绝非一时激愤而发，适才不过恰逢其时，一者剖明心迹，二者解众人之疑，庶使华山清誉不致因我而受损。”

百劫浩叹一声，知他言出如箭，再难挽回的。净思笑道：“小师叔，你不作华山掌门了，到我们峨嵋派来吧。”

百劫啐道：“瞎说八道，你师叔到咱们派里作什么？”段子羽笑道：“弟子当年求入峨嵋派而不得，做做峨嵋弟子倒可了却夙愿，只是现今却是欲做而不能了。”

众人叹息一番，见他言笑自若，语气中却不免有萧索之意，既无法启齿劝慰，只得各自散去。

段子羽过了两天，便辞别下山，峨嵋众人依依不舍，直送出五十里外，方洒泪而别。

段子羽一路上神色黯然，言语甚少。他虽毅然决断，但与派中兄弟相聚多年，一朝割舍，自不免拂郁难宣，司徒明月窥知其意，情知难以劝解，只待时日一久，自然心境得安，一路上捡些趣事乐闻说与他听，略开其怀。

两人依原路而返，景物依旧，心境已非，睹物更伤情怀。

司徒明月再也忍不住，伏在他肩上哭泣起来，道：“都是因为我，你才不愿与明教为敌，又因为真姐姐，不肯对付天师教，这才被迫辞掉掌门，毁了你在武林的前程。”

段子羽揽住她丰腴浑圆的肩旁，笑道：“有你和真儿，天下我都舍得，遑论一区区掌门。唐明皇宠溺杨贵妃而失国，为后世所讥，我却赞他是情中一圣。你美如杨贵妃，可愧我无明皇之命，这掌门早晚要失的，莫不如早些拱手让出，也博个禅让好名。”

司徒明月听他赞自己如杨贵妃之美，娇羞不胜，心中却大感受用，听他语意挚爱，益发感动，伏在他怀中不肯起。

两人共乘一骑，另一马紧紧并行。路上虽不乏行人，但见二人如此气度，均避而远行，不敢上前招惹。

忽听一人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就如此亲热，不怕我吃醋吗？”

二人一怔，再也想不到顶头会碰到张宇真和张宇清，二人忙分开，段子羽下马道：“真儿，你怎么来了。”

张宇真娇笑道：“实在对不住，我来的忒不是时候，俗话说：不知者不罪，您二位大人大量，多多海涵。”

张宇清笑道：“好了，妹子，别这么不依不饶的。”又对段子羽道：“羽弟，你在峨嵋逐走程师兄，他们飞鸽传报总坛，妹子生怕你与他们厮杀起来，非来找你不可，我也只好作一番护花使者了。”

段子羽皱眉道：“当日我和大哥说过的，让他别找峨嵋晦气，怎么反而下起毒手来了？”

张宇清苦笑道：“这是皇上暗自安排的，大哥和我也是过后方知，欲追回已然不及，还幸好你拦住了。”

张宇真插口道：“羽哥，这两天江湖传言，你为了我要辞掉华山掌门，可是真的？”

段子羽笑道：“我早有此想，却与真妹无关。”张宇真道：“别谦光，我可是领足了情。这两日江湖中人无不叹息，说好好的一个少年英侠，单为恋天师教的小妖女，生生毁了自己。我这几日连大气都不敢喘，惟恐大家得知我就是那小妖女，每人吐口吐沫也得把我淹死。”她虽半是说笑，一双妙目中深情款款，知段子羽对她情深至斯大是感动。

段子羽苦笑不语，张宇清道：“羽弟，你当真要辞去掌门？”段子羽默然点头。

张宇清叹息数声，道：“其实不做华山掌门也没什么，凭你的才智武功，什么大事做不来，区区一派掌门不足数。”

段子羽蓦感怆然，愤愤道：“有你们天师教在，武林哪有我立足之地。”

张宇清听他激愤之至，一时语结，段子羽浩叹道：“我对这掌门之位实不看重，得失等闲耳。我只是弄不懂，天师教贵盛至极，如日中天，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，纵然一统武林而为至尊，又能怎样？”

张宇清苦笑道：“兄弟，我大哥是教主，这事你问他和皇上好了，我只是护送妹子，余事一概不知。”

张宇真笑道：“羽哥，这些烦事理他作甚。你不做掌门最好，咱们在玄湖岛上盖一府邸，和史青妹子，司徒妹子一块过活，岂不是好。”

段子羽冷然道：“南京我是不会去的，更不会受朱元璋的恩惠，华山下院乃我从蒙元余孽手中夺得，也算我打的江山，我就在那里住下。”

三人见他意态萧索，激愤拂郁，都又是心疼，又是心畏。张宇清愧疚殊深，但教中大权乃其兄一手把持，他不过襄理些杂务而已。况且扫荡江湖，既可报朱元璋殊遇之德，复振天师教声威，兄弟二人也是一般无二。

四人乘马来至市镇，酒楼上宴陈海陆，众人欢饮，段子羽于心绪低落时得见张宇真，心中欣悦，过一段时间便兴致高昂起来。

饮至半酣，段子羽笑道：“二哥，请你回去对大哥说，我虽不任掌门了，请他手下留些情面，要不然真弄到咱们兄弟兵刃相见的地步，可就惨了。”

张宇清笑道：“兄弟宽恻，华山派皇上降旨褒奖，绝无人敢动，我大哥已传下令旨，今后遇到百劫师太，能避则避，避不开便逃，不可与之争锋。”

忽听楼下喧嚷腾沸，似是许多人争执什么，听得一声如铜钟的人大声道：“直娘贼，敢辱我们葛氏五雄的恩公，不怕割舌头吗？”另一细声细气的声音道：“大哥，你这不是废话，他若怕割舌头还会说吗？当然是不怕了。”又一个嘶哑嗓音道：“大哥，二哥，光说有什么用？先割他舌头，看他倒是怕不怕，不就结了。”

段子羽大奇，走至楼梯口一看，不是葛氏五雄是哪个，正个个执手叉腰，横眉怒目地围着一个矮小瘦削的人争论。

老四葛无难道：“你们都说的不对，若是一刀将他舌头割下来，他说不出话，又怎知道他怕是不怕？”

老五葛无苦笑道：“这简单，让他点头摇头便是，点头是怕，摇头是不怕，爹娘打小时就夸我最聪明，这下你们服了吧。”

张宇清也识得这几个活宝，笑道：“这五个浑东西要有苦头吃了，那矮子乃凉州大豪‘闪电手’秦继祖，据说还是北宋梁山好汉霹雳火秦明的子孙，有家谱可稽查的。”

段子羽听葛无忧话中，似是这秦继祖言语辱及自己，葛氏五雄才大打不平。留神一看，这矮子目光阴鸷，端坐椅上气势凝重，既然有“闪电手”这美号，当必是武功不弱了。

秦继祖不动声色，对五兄弟的雄辩置若罔闻，待得他们议论一停，身子忽如陀螺般旋起，砰砰砰砰连发五掌，打得五人身子一颤，大声叫痛，却不动弹不得。

原来这五掌乃是混元掌，掌一着体，内力便封住穴道，葛氏五雄才没被打飞出去，秦继祖冷冷道：“看谁割谁的舌头。”取出一柄短匕，对葛无苦道：“你最聪明，就先割你的。”

葛无苦骇然道：“老兄，我是说着玩的，我最怕割舌头，你不试也罢。”

秦继祖道：“若不看你们浑头浑脑的，一个个把你们舌头割下来，你们都承认爷爷适才的话有理，再磕上三个头，爷爷就放你们去。”

葛无忧摇头道：“你割了我的舌头吧，你说我们恩公与天师教小妖女恋奸情热，难以自拔，自甘下流，这话是大大的狗屁，我们兄弟脑袋不要，也要骂你放屁。”

段子羽这才明白几人何以大起争执，酒气一涌，脸现紫色，张宇真气白了脸，恨恨道：“该死的孽障。”

秦继祖不意这五人骇惧无已，却甚硬朗，心头火起，一把捏开葛无忧嘴巴，当真要割他舌头。右手短匕甫举，蓦感手中一空，刀已不知去向。

这一惊可非同小可，他号称“闪电手”自以出手迅捷而得名，不意不觉中刀竟被人夺去。

段子羽一掠而至，轻轻将短匕夺过，回手砰砰砰砰五掌把葛氏打飞起来，个个安然坐在椅上，所中之掌已然化解无余。

秦继祖凛然道：“尊驾何人，伸手架这梁子？”他见段子羽这五掌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，而力道之拿捏更令人叹服，不禁心下惴惴。葛氏五雄齐声欢叫道：“恩公，是您老人家。”葛无苦抢着道：“恩公，这混蛋骂您老人家

……”葛无难一把掩住他口道：“这话重复不得，让恩公自己问他吧。”

秦继祖骇然道：“阁下就是华山掌门段子羽？”段子羽把玩着短匕，冷冷道：“以前是，不知你听说过辣手段子羽没有？”

秦继祖冷汗直流，作声不得，他与葛氏五雄恰好坐在一桌，不期然谈起锋头甚健的段子羽，不免将听来的话渲染几成，不料葛氏五雄勃然大怒，拍案而起，更不料段子羽便在上面。自知闯下泼天大祸，想起江湖中流传的段子羽辣手之事，股栗不止，嘴唇微抖，说不出话来。

段子羽一手捏住他两颊“地”穴，秦继祖不由舌头尽出，登时只感浑身绵软，闪电手的功夫不知哪里去了，眼中骇极，两个眼珠几欲脱眶而出。

段子羽倒不料他如此不济，反转刀背在他舌上轻斩一下，秦继祖魂飞天外，过了半晌，忽觉舌头还在，兀自不信，翻转搅动数十下，又把手摸摸，方知舌头真的没丢，一时倒诧异莫名，匪夷所思，四下眺望，段子羽和葛氏五雄早已不见踪影，一问伙计，方知自己呆立那一个多时辰，那几名客人早走了。回思前景，段子羽虽走，余威仍自慑人，忙忙结完帐，回家去了。自此，他终身不敢品谈人之是非，倒成了一位笃诚君子。

路上，张宇真气犹不泄道：“羽哥，你怎么饶了他，换作我，不把他舌头割下来喂狗才怪。我欲动手，你何以拦着。”

段子羽迟然半晌，苦笑道：“现今江湖上说这话的没一万也有八千，这天下人悠悠之口岂能一手掩住。况且细细

一想，那话也没错，或许我真的与你恋奸情热，自甘下流。”

一行八人迤迳而至华山地界，段子羽先已派人传书至华山，将辞去华山掌门，并令宁采和接掌的理由细细书就。一路也不急于赶路，观花玩水，又有二女相陪，殊是畅怀。二女每日劝弄葛氏五雄，更是谐趣横生，笑声不停。

甫至华山脚下，华山二老早率宁采和、成楠等接着，乍然相逢，俱都无语。

华山派人接到段子羽手书，俱惊诧莫名，直感匪夷所思。武当四侠路过华山脚下，将事情述说一遍。华山二老登时怒火填膺，从张无忌骂起，直骂至少林、崆峒，连在场的武当四侠也不免遭池鱼之殃，武当四侠见不是头，再待下去非与华山派火并一场不可，灰头土脸溜下华山。

岳霖半晌道：“上山再详谈吧，总之掌门之令我们此次是万万不从的。”

高思诚骂道：“直娘贼，兔崽子，少林、武当枉称名门正派，居然和魔教同流合污，欺负到华山头上了，不看在上几代的交情上，我早领人一把火烧了少林寺。”

段子羽摆摆手，率先登上华山，心中黯然至极。他虽早有退隐之意，却也要待武林底定、江湖太平之时方功成身退，现今遽尔下此决断，亦实是事势所逼，不得不尔，殊非其本衷。

一派人至议事大厅坐定，岳霖叹道：“真是世事难料，早知有此事，我们兄弟前去，也不会有此事。掌门苦衷我等心中俱悉，江湖中人讲究恩怨分明，天师教纵然豪横些，却从未动过华山的一草一木，魔教除了张无忌还算个好人外，哪个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华山派与他们十数世仇

恨，让我们与他们联手对付天师教，岂非滑天下之大稽。”

张宇真拍手笑道：“岳师叔，您老这话再合情理不过了，还是您老见识高。”

段子羽情知岳霖不过是为自己开脱，江湖中人虽极重恩怨，一饭之德必偿，睚眦之怨必报，但最重的还是“侠义”二字。六大门派对抗魔教百余年，单仅一派之势远非魔教之敌，不过看在“侠义”二字上，相互援手，互为奥援，方得屹立不倒。华山派虽与天师教无过节，又岂能坐视其鲸吞江湖，而自扫门前之雪，华山侠义之风岂不一扫殆尽。

当下笑道：“师叔，当日蒙您二老抬爱，做这掌门之职，实已大异掌轨，为武林所侧目。我德薄才浅，自知难以负此大任，权摄掌门之柄，亦不过权宜之计，绝无恋栈把持之意。总算托赖历代祖师英灵佑护，华山派没折在我手里，实属万幸。现今宁师兄德才兼备，执掌门户已裕然有余，本派更可望在宁师兄手中弘扬光大，我此刻辞去掌门，正其时也。”

宁采和惶恐站起，躬身道：“掌门，华山派有今日之气象，全赖掌门领导有方、武功高强，宁某与掌门名为兄弟，实有师徒之实，弟子们更无不感佩掌门大德，万望掌门收回成命，本派幸甚，武林幸甚。”

成楠也起身道：“掌门，当日我无知无识言语中冒犯掌门之威，掌门您大人有大量，当不会计较在心。现今本派弟子无不仰赖掌门如父母，焉可一旦割舍。”

岳霖摆手道：“毋须多言，本派从无掌门辞位之说，现今也绝不可开此例，我为执法长老，掌门此命我一人驳回，